



宋宮歷史演義

卷四

第六十一回 納叛臣昏君背約 殺降人衆將離心

却說王黼因內亂已平。又請徽宗約金攻遼。發兵北伐。徽宗也不思索。居然准其所請。命童貫蔡攸率師再出。遼將郭藥師乃是常勝軍的統帥。其時留守涿州。聞得宋師又來。竟舉涿易二州。赴軍前獻城請降。童貫也不問是非。便爲他請奏。有詔封藥師爲恩州節度使。歸劉延慶節制。宋軍剛至良鄉。遼將蕭幹領兵截擊。童貫行軍毫無準備。一經交鋒。大敗而遁。到得次日。郭藥師引兵出戰。又復大敗。蕭幹又四處縱火。搖惑宋軍。劉延慶見了。只道遼人大隊來攻。竟自焚其營。倉皇退走。蕭幹追至涿水。劉延慶退守雄州。軍械糧秣喪失無數。童貫連遭敗衄。恐爲朝廷所知。忙遣土環



往金。約他夾攻燕京。金主乃命蒲家奴赴宋。責問出兵何故失期。徽宗又遣趙良嗣往金。金主旻道。燕京若爲我兵攻取。應該爲我所有。但因從前曾經訂約。日後若取得燕京。當分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之地與你朝。良嗣尙要爭執。金主起身入內。良嗣只得退出。金人遂分兵三路進略燕京。遼人如何能敵。蕭太后同了羣臣。乘夜拋棄燕京。遁往天德。遼之五京。悉爲金人所有。消息傳至宋廷。又差趙良嗣前往。請于六州之外。加給平、灤、營三州。金主那肯答應。徽宗與王黼還不肯息。仍命趙良嗣去要求。金主非但不肯答應。反要把燕京賦稅。留爲己有。良嗣道。有土地。便有租稅。土地既已歸我有。租稅如何留于貴國呢。粘沒喝道。既是如此。當還我涿易諸州之地。良嗣無法可想。只得允他撥糧二十萬担。金主又差李靖偕良嗣至宋。請給歲幣。並議租稅。王黼主張歲幣如遂。惟燕京租稅。不能盡與金



人兩下使臣往返數次。總算由趙良嗣力爭。方議定每年納錢一百萬緡。以代租稅。粘沒喝還只肯讓給涿易二州。又有降臣左企弓獻詩與金主道。君王莫聽捐燕議。一寸山河一寸金。還是金主顧前盟。方得議定。和約議成之後。金差楊璞賞誓書及讓與燕京六州約文。交于宋廷。徽宗命童貫蔡攸前去接收。誰料城內的子女玉帛。已被金人掠盡。僅得空城。童貫等同汴。還奏稱燕京父老及幼兒婦女。間得臣等到來。盡皆伏道迎謁。焚香慶祝。徽宗大悅。進童貫爲徐豫國公。蔡攸爲少師。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。王黼爲太師。總治三省事。特賜玉帶。鄭居中爲太保。居中自愧無功。辭讓不受。未幾入朝而卒。論功既畢。又議鎮守燕山府的人。左丞王安中自願前去。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。知燕山府。郭藥師爲檢校少保。同知府事。那王安中到了燕山。有李安弼等獻策道。平州地居要衝。守將張瑄。

又具幹才。以遼將降金。懷有異志。倘若乘機招降。平州爲我所有。燕山自然安固。安中深以爲然。奏聞宋廷。徽宗下手詔。命知燕山府蕭度。聯絡張穀。張穀止要脫離金人。遣使責降書。赴燕山府。願以平州內附。安中立卽奏聞。王黼以爲希世奇遇。勸徽宗納降。趙良嗣奏道。朝廷新與金人訂盟。若納降臣。必失和好。將來悔之無及。徽宗非但不聽。反貶良嗣五堦。命安中妥爲安撫。兼免平州三年常賦。金人得知。卽有金將多昂摩。引兵三千來討降臣。張穀率部至營州迎戰。多昂摩見衆寡之勢懸殊。知難抵擋。遂卽退去。張穀便虛張聲勢。報捷汴京。宋廷大喜。詔改平州爲東寧軍。以張穀爲節度使。又發銀三十萬兩。絹三十萬匹。犒賞兵丁。不料宋廷方命人費了犒賞的銀絹。來到平州。金國已差大將幹離不。幫助多昂摩。前來攻打。趁着張穀出城迎接宋使。進攻東城。張穀回頭迎戰。大敗一陣。逃至燕



山藏匿在王安中署內。平州都統張忠嗣、張敦固二人共同迎降。韓離不駐軍城外，命兩人入諭城中，並遣使偕行。城內百姓殺死金使，推張忠嗣、張敦固爲主，閉門堅守。韓離不大怒，一面率兵圍城，一面向宋人索取張穀首級。王安中懼怕金人，只得將一個與張穀面貌相似的小卒砍下頭來獻于金人。金使去了，又復回來，將頭擲于地上，定要張穀真頭。否則卽攻燕山。安中急得手足無措，奏請宋廷將張穀殺了，獻首金營。這個消息傳入諸降將與常勝軍耳中，一齊動了兔死狐悲之念，相對流淚。郭藥師忿然言道：「今日索張穀的頭，便畀頭于他。明日索藥師的頭，也就畀於他麼？」因此頓生異志，訛言四起。安中知道不好，力請罷職，召爲上清寶籙宮使。命蔡靖知燕山府事。適值金主旻病逝，其弟吳乞買嗣立，改名爲晟，諡旻爲武元皇帝。廟號太祖。改元天會。宋廷遣其往賀，並求山後諸州。金主



晟因新卽帝位。不欲遽絕宋好。頗有答應的意思。其時粘沒喝鎮守雲州。得了此信。星夜馳回。竭力諫阻。金主只允割讓應朔兩州。惟趙良嗣前許之糧米二十萬担。須要從速交納。譚稹答道。良嗣口許。何足爲憑。遂卽拒絕金使。金人怒宋無禮。決意興兵侵邊。命多昂摩攻平州。移兵應蔚二州。勢將侵及燕山。宋廷以譚稹調度失宜。勒令致仕。任童貫知樞密院事。出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。其時國用已竭。增收租稅。號爲經制錢。以充國用。至是又因各地需餉孔急。命諸路編置役夫。各數十萬。若不給役。便要繳納免夫錢。每名三十貫。人民受累不堪。怨聲載道。徽宗仍舊不知悔改。荒淫更甚。王黼又上言宅內生芝。請聖駕往觀。徽宗准奏。于夜間前去。見金柱上面果有一顆玉芝。以爲嘉祥。龍顏大悅。王黼設宴款待。兼邀梁師成侍宴。師成打從便門而入。晉謁塔前。只因王黼和師成暗中結交。仗他在



御前吹噓。以保富貴。平日事師成如父。常稱之爲恩府先生。所以第宅相連。並開一便門。朝夕往還。徽宗知道此事。便要過去遊幸。也從便門而行。師成設宴相款。徽宗高興非凡。痛飲至醉。醉後還是不肯甘休。又重至王黼家內。繼續開筵飲酒太多。竟致昏沉。連人事都不省了。遷延到五更時候。無法可想。只得由十幾個內監。擁着御駕。至艮岳山旁的龍德宮。開了複道小門。回入大內。次日那裏還能上朝。外廷不知底細。只道聖躬有甚不測。人情疑懼。中外洶洶。禁軍齊集教場。嚴加防備。等到徽宗宿醒略醒。已是日影西斜。勉強視朝。朝罷回宮。首相李邦彥。入內請安。徽宗將在王黼梁師成家中飲酒大醉之事告之。邦彥因忌二人。深得寵眷。故意說道。王黼梁師成。結連一氣。在深夜之中。互宴陛下。莫非耍請陛下作酒仙麼。徽宗聽了。默然不語。從此便疑心王黼梁師成二人了。看官你道李邦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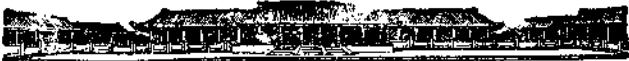
是何等人物。他原是銀匠李浦的兒子。生得天資聰穎。丰姿秀美。善爲文章。補太學生。以上舍及第。充祕書省校書郎。擅長謳歌。並善蹴鞠。嘗用街市俚語。集爲歌曲。靡靡動聽。徽宗性愛文翰。尤善歌詞。見其所作。稱爲奇才。累遷尙書左丞。與王黼梁師成並得寵倖。因此深忌二人。就這輕輕一語。卽引起了徽宗的疑心。先是徽宗欲立皇子桓爲太子。王黼不欲。以爲不如立第三子鄆王楷。遂于暗中潛謀奪嫡。事未成功。機已先洩。邦彥密奏于上。引蔡攸爲證。中丞何桌又論王黼專權誤國之罪。多至十五款。徽宗下詔勒令致仕。以白時中爲太宰。李邦彥爲少宰。張邦昌爲中書侍郎。趙野字文粹中爲尙書左右丞。再起蔡京領三省事。其時蔡京已四次柄用。年老昏眊。一切政事。都由季子蔡條裁決。因此勢傾中外。羣臣悉畏其威。蔡攸深怨其父偏愛。屢次攻訐。蔡條過惡。勸徽宗誅之。徽宗僅勒令侍



養。不許干政。那知蔡攸因蔡京鍾愛少子。不愛自己。父子兄弟之間。已竟同讎敵一般。見徽宗僅令侍養。不加罪責。心猶不足。便下了很心。連蔡京的官也保不住了。未知蔡攸如何捉弄蔡京。下回交代。

第六十二回 聞警報徽宗禪位 彈佞臣陳東上書

且說蔡攸因徽宗僅令其弟蔡條侍養。並不加誅。心尙未足。因此益加媒孽。接連下詔。貶蔡條官職。且因此事遷怒其父。勸徽宗恢復元豐官制。命三公毋領三省事。勒令其父蔡京致仕。惟晉封童貫爲廣陽郡王。令治兵燕山府以防金人。其時災異迭見。天狗星隕。有聲若雷。黑眚現于禁中。其形若龜。長約一丈有餘。腥風所及。刀刃不能加。後來勢更凶惡。竟入人家。掠食小兒。經過兩年。其害始已。汴京有酒保朱氏之女。忽然生髭。長至六七寸。且甚疏秀。與男子無異。復有男子。以賣青果爲業。忽然懷孕生兒。以



不能誕育而歿。都門外賣菜夫。行至宣德門下。忽若疑迷。釋去荷擔。戟手而罵道。太祖神宗。使我來言。宜速改爲要。邏卒捕之下。於開封獄中。一夕忽悟。絕不記憶前事。又有狐走入宮內。旁若無人。毫無畏懼。竟登御座而坐。其他若京師。河東。陝西。熙河。蘭州各地。相繼震動。陵傾谷崩。互相易位。倉庫房屋。悉行沉沒。天變人禍。紛至沓來。宋廷尙不知悟。君酣於媚。上臣于下。侈語昇平。恬然自安。每遇金使來汴。置筵相待。必將上方珍玩。滿置座側。以誇富貴。那知金人聞得中國奢華。早已鷹瞵虎視。眈眈逐逐。久已垂涎。再加宋人對着伎臣。誇張富貴。更加引起侵犯汴京之意。他們聞得宋廷如此繁華。恨不得立時立刻。搶了到手。方才快意。宣和七年的十月裏。金主下令。命斜也爲都元帥。坐鎮京師。調度軍事。任粘沒喝爲副元帥。與谷神。耶律余覲。白雲中。趨太原。撻懶爲六路都統。與多昂。摩。劉彥宗。自



平州入燕山。兩路大軍分頭南犯。宋廷尙沒有知道。還命童貫去接收應蔚二州土地。剛至太原。始聞粘沒喝南下之信。只得命馬擴、辛興宗、赴金軍問明來意。並請如約交割土地。粘沒喝聞得有南使前來。遂卽陳兵高坐。迫脅馬擴等行廷參禮。禮畢。馬擴等問交地之事。粘沒喝怒容滿面道。你們還想應蔚二州麼。山前山後都是我國的土地。何必多問。你國納我叛臣。背我前盟。須要割地于我。方可贖罪。馬擴等那敢多言。逃了回來。報告童貫。請速防備。童貫還不相信道。金人國家初立。能有多少兵馬。敢來窺伺我朝。此言尙未講畢。金使王介儒、撒離拇、已持書來見。童貫啓書觀看。不覺氣懾。便道。貴國責我背盟納叛。因何不遣使告我。遽興師徒。撒離拇道。旣已興師。何必再告。若欲我國退兵。也非難事。只要割河東河北。以大河爲界便了。童貫聞言。魂胆俱喪。停了半日。方才說道。貴國不肯交割。



土地反要我朝割讓兩河。真是奇事了。撒離拇道。既不肯割地。就與你一戰便了。說罷。回了王介儒。揚長而去。童貫懼怕已極。要借赴闕稟議爲名。逃歸京都。知太原府張孝純諫道。兵臨城下。大王宜會集諸路兵將。勉力支持。大王一去。人心搖動。河東一失。河北安能保守。童貫大怒道。我受命宣撫。並無守土之責。必要留我在此。爲什麼要你們呢。說着。竟自策馬加鞭。飛馳而去。孝純嘆氣言道。童太師平日何等威風。今日敵兵臨城。抱頭鼠竄而遁。有何面目見天子呢。童貫既去。金兵攻下朔代兩州。直趨太原。孝純太勵兵士。盡力拒守。金兵攻打不下。即便退去。河東失了兩州。燕山亦遭兵禍。幹離不攻打燕山。知府事蔡靖。令郭藥師出戰。藥師久蓄異志。敗了一仗回來。竟劫了蔡靖。投降金人。金人用爲嚮導。燕山州縣。皆爲金有。長驅而下。直抵大河。警報如雪片一般。直至宋廷。徽宗忙命內侍梁方



平。率領禁軍。扼守黎陽。又要傳位太子。又要遷都南京。其時王黼已竟免職。蔡攸深知徽宗的意思。便請以皇太子爲開封牧。意在卸責于太子。預走路。太常少卿李綱向吳敏說道。這開封牧。明明是上欲東行。留太子守國的意思了。現在金人猖獗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怎樣能招徠天下的豪傑呢。吳敏問道。你的意思。要如何辦法呢。改爲監國。你以爲如何。李綱答道。從前唐肅宗靈武之事。全賴了能正位號。始能復國。後來的人。議論起來。都說可惜建號的話。不曾出于元宗口內。尙嫌美中不足。現在皇上聰明仁厚。最爲通達。閣下何不將這話入陳。提醒主上呢。吳敏點頭稱是。次日入朝。便將李綱所言。一一奏呈。深合徽宗之意。立刻召李綱入見。李綱又刺臂血上書。將這層意見。說得十分透澈。徽宗乃決意傳位于太子桓。遂授吳敏爲門下侍郎。命他草詔。自稱道君皇帝。一面傳太子進見。說明傳



位之意。太子自然再三辭讓。徽宗不允。只得更換龍袍。卽皇帝位。是爲欽宗。尊徽宗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。退居龍德宮。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。吳敏蔡攸爲副使。升李綱爲兵部侍郎。此時金兵逼近。屢次下詔求言。等得略略緩些。便又忘了。所以當時有人說笑道。城門開。言路閉。城門閉。言路開。這雖是句笑話。却是當日實在情形。却說梁方平帶領了禁兵。前往把守黎陽。將軍馬屯在大河北岸。那梁方平乃是個內侍。不要說沒有操練戰陣。便是打仗的事情。也沒有聽人說過。何況這些禁兵。平日雖有操練的名目。又都是馬虎了事。並未習過戰征。一時要上陣衝鋒。早已面目失色。遠遠的望見金兵旗幟。已竟要走。只因主將在着軍中。不便腳上揩油。本是勉強支持。不料梁方平一見金兵隱隱的前來。他已經帶轉馬頭。逃得不見影兒。那些禁兵。自然呼嘯一聲。跟了主將。撒腿便跑。頓時潰散。在



大河南岸守橋的兵士。見河北的兵都逃走了。曉得獨力難支。也就放一把火。將橋燒了。一闕而散。河北河東路制置使何灌。擁兵二萬。退保滑州。也是望風而潰。並無一人一騎。出來迎戰。金兵瞧見如此模樣。樂得慢慢的收集了舟船。渡過河來。接連渡了五天。才將騎兵渡完。又跟着再渡步兵。且渡且行。很是暇豫。真個是如入無人之境一般。也沒有什麼陣勢。什麼隊伍。一齊笑着說道。宋朝的人。敢是完全睡着了。若有一二千人。把守在此。我們那敢渡河過來呢。金兵既渡。絲毫不費氣力。相濬。滑三州之地。又已到手。盡出郭藥師之謀。其時金兵離汴京。一天近似一天。那些召亂的大臣。還是安爲無事。並沒一個人肯出來說一句話。早惱了太學生陳東。他瞧了這個樣子。實在忍耐不住。便聯合同學諸生。上書說道。

今日之事。蔡京壞于前。梁師成除賊于內。李彥斂怨于西北。朱祁聚

怨于東南。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。創開邊釁。使天下大勢危如絲髮。此六賊者。東名同罷。伏願陛下擒此六賊。肆諸市朝。傳首四方。以議天下。

這書入呈。欽宗看了。心內雖也明白這六個人。應該處治。但是自己初卽大位。不便遽殺太上皇的寵臣。只得留中不發。誰料這六個人。受了欽宗如此寬待。他們還不知盡力圖報。聞得金兵將到。各人要保護身家性命。絕不念及國家的安危。第一個便是王黼。他不聞兩宮的消息。也不等候命令。雇了幾輛大車。滿載了自己的家眷行李。和貴重物品。以及金銀財寶。逍遙自在的另尋樂土去享福受用去了。欽宗問知。也是無可如何。只得貶他爲崇信軍節度副使。永州安置。吳敏李綱入奏道。王黼身受上皇厚恩。今當危急之秋。理應盡忠效勞。現在胆敢摧家逃走。搖動人心。這樣





不忠之臣。若不明正其罪。恐怕在朝諸臣。一齊效尤。那時還有何人肯竭忠盡智。和皇上守國呢。所以萬萬不可寬恕。欽宗聽了這話。方才下詔。命開封府聶昌查辦。聶昌奉旨。也知欽宗之意。便想出一個主意來。處置王黼。未知是何主意。下回交代。

第六十三回 困守都城議和議戰 答應條款誤國誤家

却說聶昌奉到欽宗手詔。知道皇上的意思。是不肯誅戮太上皇的寵臣。他便想出個暗殺的主張來。命武士暗暗跟隨王黼一路而行。跟到雍丘以南。乘隙下手。把他殺了。取首級回報。表面上仍說是強盜殺的。李彥賜死。抄沒家產。朱祁放歸田里。那金兵一步一步逼近前來。京師戒嚴。欽宗命蔡攸、宇文粹中爲上皇行宮使。奉了太上皇出京。從亳州往鎮江暫避。又有人勸欽宗也出京暫避的。李綱連忙說道。上皇原因要人代守京城。